

新會梁啟超任公著

專集第廿四冊

飲冰室合集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

飲冰室專集之一百三

儒家哲學

梁任公教授講演

周傳儒筆記

第一章 儒家哲學是什麼

『哲學』二字，是日本人從歐文翻譯出來的名詞。我國人沿用之，沒有更改。原文爲 *Philosophy*，由希臘語變出，即愛智之意。因爲語原爲愛智，所以西方人解釋哲學，爲求知識的學問。求的是最高的知識，統一的知識。西方哲學之出發點，完全由於愛智，所以西方學者主張哲學的來歷，起於人類的好奇心。古代人類看見自然界形形色色，有種種不同的狀態，遂生驚訝的感想，始而懷疑，既而研究，於是成爲哲學。

西方哲學，最初發達的爲宇宙論。本體論後來才講到論理學。認識論，宇宙萬有，由何而來，多元或一元，唯物或唯心，造物及神是有是無，有神如何解釋，無神如何解釋……等等，是爲宇宙論所研究的主要問題。

此類問題，彼此兩方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辨論終久不決。後來以爲先決問題，要定出個辨論及思想的方法和軌範，知識從何得來，如何才算精確，還是要用主觀的演繹法，先立原理，後及事實才好，還是採客觀的歸納法。

根據事實，再立原理才好。這樣一來，就發生論理學。

再進一步，我們憑什麼去研究宇宙萬有？人人都回答道：憑我的知識。但「知識本身」到底是什麼東西呢？若不窮究本源，恐怕所研究的都成砂上樓閣了。於是發生一種新趨向，從前以知識爲「能研究」的主體，如今卻以知識爲「所研究」的對象。這叫做認識論。認識論發生最晚，至康德以後，才算完全成立。認識論研究萬事萬物，是由知覺來的真，還是由感覺來的真，認識的起原如何，認識的條件如何，認識論在哲學中，最晚最有勢力。有人說：除認識論外，就無所謂哲學。可以想見其位置的重要了。

這樣說來，西洋哲學由宇宙論或本體論趨重到論理學，更趨重到認識論。徹頭徹尾都是爲「求知」起見，所以他們這派學問稱爲「愛智學」，誠屬恰當。

中國學問不然，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，毋寧說是行爲的學問。中國先哲雖不看輕知識，但不以求知識爲出發點，亦不以求知識爲歸宿點。直譯的 Philosophy 其函義實不適於中國。若勉強借用，祇能在上頭加上個形容詞，稱爲人生哲學。中國哲學以研究人類爲出發點，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爲人之道，怎樣才算一個人，人與人相互有什麼關係。

世界哲學大致可分三派：印度猶太埃及等東方國家，專注重人與神的關係；希臘及現代歐洲，專注重人與物的關係；中國專注重人與人的關係。中國一切學問，無論那一時代，那一宗派，其趨向皆在此一點，尤以儒家爲最博深切明。

儒家哲學，範圍廣博，概括說起來，其用功所在，可以論語「修己安人」一語括之。其學問最高目的，可以莊子

『內聖外王』一語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。做到極處。就是內聖。做安人的功夫。做到極處。就是外王。至於條理次第。以大學上說得最簡明。大學所謂『格物致知。誠意正心修身』。就是修己及內聖的功夫。所謂『齊家治國平天下』。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

然則學問分做兩橛嗎？是又不然。大學結束一句『一是皆以修身爲本』。格致誠正。只是各人完成修身工夫的幾個階級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只是各人以已修之身去齊他治他平他。所以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』都適用這種工作。論語說『修己以安人』。加上一個『以』。正是將外王學問納入內聖之中。一切以各人的自己爲出發點。以現在語解釋之。即專注重如何養成健全人格。人格鍛鍊到精純。便是內聖。人格擴大到普遍。便是外王。儒家千言萬語。各種法門。都不外歸結到這一點。

以上講儒家哲學的中心思想。以下再講儒家哲學的範圍。孔子嘗說『智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』。『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』。自儒家言之。必三德具備。人格才算完成。這樣看來。西方所謂愛智。不過儒家三德之一。即智的部分。所以儒家哲學的範圍。比西方哲學的範圍。闊大得多。

儒家既然專講人之所以爲人。及人與人之關係。所以他的問題與歐西問題。迥然不同。西方學者唯物唯心。多元一元的討論。儒家很少提及。西方學者所謂有神無神。儒家亦看得很輕。論語說『子不語怪力亂神』。孔子亦說『未知生焉知死』。把生死神怪。看得很輕。這是儒家一大特色。亦可以說與近代精神相近。與西方古代之空洞談玄者不同。

儒家哲學的缺點。當然是沒有從論理學認識論入手。有人說他空疏而不精密。其實論理學認識論。儒家並不

是不講。不過因爲方面太多，用力未專，所以一部分的問題，不如近代人說得精細。這一則是時代的關係，再則是範圍的關係，不足爲儒家病。

東方哲學辨論得熱鬧的問題，是什麼？如

- 一、性之善惡，孟荀所討論。
- 二、仁義之內外，告孟所討論。
- 三、理欲關係，宋儒所討論。
- 四、知行分合，明儒所討論。

此類問題，其詳細情形，到第五章再講。此地所要說明的，就是中國人爲什麼注重這些問題，他們是要討論出一個究竟，以爲各人自己修養人格或施行人格教育的應用。目的並不是離開了人生，翻騰這些理論當玩意兒。其出發點既與西方之以愛智爲動機者不同。凡中國哲學中最主要的問題，歐西古今學者皆未研究，或研究的路徑不一樣。而西方哲學中最主要的問題，有許多項，中國學者認爲不必研究，有許多項，中國學者認爲值得研究，但是沒有研究透徹。

另外有許多問題，是近代社會科學所研究的。儒家亦看得很重。在外王方面，關於齊家的如家族制度問題，關於治國的，如政府體制問題，關於平天下的，如社會風俗問題，所以要全部了解儒家哲學的意思，不能單以現代哲學解釋之。儒家所謂外王，把社會學政治，經濟學……等等都包括在內。儒家所謂內聖，把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……等等都包括在內。

因爲這個原故，所以標題『儒家哲學』四字，很容易發生誤會。單用西方治哲學的方法，研究儒家，研究不到儒家的博大精深處。最好的名義，仍以『道學』二字爲宜。先哲說『道者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謂道也。』又說『道不遠人，遠人不可以爲道。』道學只是做人的學問，與儒家內容最契合。但是宋史有一個道學傳，把道學的範圍，弄得很窄，限於程朱一派。現在用這個字，也易生誤會，只好亦不用他。

要想較爲明顯一點，不妨加上一個『術字』。即莊子天下篇所說『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』的『道術』二字。道字本來可以包括術，但再分細一點，也不妨事。道是講道之本身，術是講如何做去，才能圓滿。儒家哲學，一面講道，一面講術，一面教人應該做什麼事，一面教人如何做去。

就前文所舉的幾個問題而論，如性善惡問題，討論人性本質，是偏於道的。如知行分合問題，討論修養下手功夫，是偏於術的。但討論性善惡，目在教人如何止於至善，以去其惡，是道不離術。討論知行，目的在教人從知入手，或從行入手，以達到理想的人，境界是術不離道。

外王方面亦然。『民德歸厚』是道，用『慎終追遠』的方法造成他，便是術。『政者正也』是道，用『子帥以正』的方法造成他，便是術。『平天下』、『天下國家可均』是道，用『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，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……』的『挈矩』方法造成他，便是術。道術交修，所謂『六通四闢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』，儒家全部的體用實在是如此。

由此言之，本學程的名稱，實在以『儒家道術』四字爲最好。此刻我們仍然用『儒家哲學』四字，因爲大家都習慣了。『吾從衆』的意思，如果要勉強解釋，亦未嘗說不通。我們所謂哲，即聖哲之哲，表示人格極其高尚。

不是歐洲所謂 Philosophy 範圍那樣窄。這樣一來，名實就符合了。

第二章 爲什麼要研究儒家哲學

爲什麼要研究儒家道術。這個問題，本來可以不問，因爲一派很有名學說，當然值得研究。我們從而研究之，那本不成問題。不過近來有許多新奇偏激的議論，在社會上漸漸有了勢力，所以一般人對於儒家哲學，異常懷疑。青年腦筋中，充滿了一種反常的思想，如所謂『專打孔家店』、『綫裝書應當拋在茅坑裏三千年』等等。此種議論，原來可比得一種劇烈性的藥品，無論怎樣好的學說，經過若干時代以後，總會變質，攪雜許多疑滯腐敗的成分在裏頭。譬諸人身血管變成硬化，漸漸與健康有妨礙，因此須有些大黃芒硝一類瞑眩之藥，瀉他一瀉，所以那些奇論，我也承認他們有相當的功用。但要知道，藥到底是藥，不能拿來當飯吃。若因爲這種議論新奇可喜，便根本把儒家道術的價值抹煞，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態度了。現在社會上既然有了這種議論，而很占些勢力，所以應當格外仔細考察一回。我們要研究儒家道術的原因，除了認定爲一派很有名的學說而研究之以外，簡括說起來，還有下列五點：

一、中國偌大國家，有幾千年的歷史，到底我們這個民族，有無文化，如有文化，我們此種文化的表現何在，以吾言之，就在儒家。

我們這個社會，無論識字的人與不識字的人，都生長在儒家哲學空氣之中。中國思想儒家以外，未嘗沒有旁的學派，如戰國的老墨，六朝的唐，的道佛，近代的耶回，以及最近代的科學與其他學術，凡此種種，都不能拿儒家的

範圍包舉他們。凡此種種，俱爲形成吾人思想的一部分，不錯。但是我們批評一個學派，一面要看他的繼續性，一面要看他的普遍性。自孔子以來，直至於今，繼續不斷的，還是儒家勢力最大。自士大夫以至台輿皂隸，普遍崇敬的，還是儒家信仰最深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，研究儒家哲學，就是研究中國文化。

誠然，儒家以外，還有其他各家。儒家哲學，不算中國文化全體。但是若把儒家抽去，中國文化，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。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，因爲中國文化存在，而中國文化，離不了儒家。如果要專打孔家店，要把錢裝書攤在茅坑裏三千年，除非認過去現在的中國人，完全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。這話我們肯甘心嗎？

中國文化，以儒家道術爲中心，所以能流傳到現在。如此的久遠與普遍，其故何在？中國學術，不滿人意之處尚多。爲什麼有那些缺點？其原因又何在？吾人至少應當把儒家道術，細細研究，從新估價。當然，該有許多好處，不然，不會如此悠久綿遠。我們很公平的先看他好處是什麼，缺點是什麼，有好處把他發揚，有缺點把他修正。二、鄙薄儒家哲學的人，認爲是一種過去的學問，舊的學問，這個話，究竟對不對？一、事物到底是否以古今新舊爲定善惡的標準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我們不能說新的完全是好的，舊的完全是壞的，亦不能說古的完全都是，今的完全都不是。古今新舊，不足以爲定善惡是非的標準。因爲一切學說，都可以分爲兩類：一種含有時代性，一種不含時代性。即禮記所謂『有可與民變革者，有不可與民變革者。』

有許多學說，常因時代之變遷而減少其價值。譬如共產與非共產，就含有時代性，究竟是共產相利，還是集產相利，抑或勞資調和相利，不是含時代性，就是含地方性。有的在現在適用，在古代不適用，有的在歐洲適用，在

中國不適用。

有許多學說，不因時代之變遷，而減少其價值。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，利用厚生，量入爲出，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都不含時代性，亦不含地方性。古代講井田固然適用，近代講共產亦適用，中國重力田，固然適用，外國重工商，亦能適用。

儒家道術，外王的大部分，含有時代性的居多。到現在抽出一部分不去研究他，也可以。還有內聖的全部，外王的一小部分，絕對不含時代性。如智仁勇三者，爲天下之達德，不論在何時何國何派，都是適用的。

關於道的方面，可以說含時代性的甚少。關於術的方面，雖有一部分含時代性，還有一部分不含時代性。譬如知行分合問題，朱晦菴講先知後行，王陽明講知行合一，此兩種方法都可用研究他們的方法，都有益處。儒家道術，大部分不含時代性，不可以爲時代古思想舊而拋棄之。

三、儒家哲學，有人謂爲貴族的非平民的，個人的非社會的，不錯。儒家道術，誠然偏重私人道德，有點近於非社會的。而且二千年來誦習儒學的人都屬於「士大夫」階級，有點近於非平民的。但是這種現象，是否儒學所專有，是否足爲儒學之病，我們還要子細考察一回。

文化的平等普及，當然是最高理想，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實現，恐怕前途還遠著哩。美國是最平民的國家，何嘗離得了領袖制度。俄國是勞農的國家，還不是一切事由少數委員會人物把持指導嗎？因爲少數人誦習受持，便說是帶有貴族色彩，那麼，恐怕無論何國家，無論何派學說，都不能免。何獨責諸中國，責諸儒家呢？況且文化這件東西，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難易定其價值之高低。李白杜甫詩的趣味，不能如白居易詩之易於普及。

享受白居易詩之趣味，又不能如盲女彈詞之易於普及享受。難道我們可以說天雨花比白氏長慶集好，長慶集又比李杜集好嗎？現代最時髦的平民文學、平民美術，益處雖多，然把文學美術的品格降低的毛病，也不小。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。何況哲學這樣東西，本來是供少數人研究的，主張「平民哲學」這名詞，是否能成立，我不能不懷疑。

儒家道術，偏重士大夫個人修養，表面看去，範圍似窄，其實不然。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領袖人才造出來的，士大夫的行爲，關係全國的安危治亂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。孟子說得好：「惟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衆也。」今日中國國事之敗壞，那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數個人造出來？假如把許多掌握權力，的馬弁強盜，都換成多讀幾卷書的士大夫，至少不至鬧到這樣糟。假使穿長衫的穿洋服的先生們，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謂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」，天下事有什麼辦不好的呢？我們受高等教育的青年，將來都是社會領袖，造福造禍，就看我們現在的個人修養何如。儒家道術專注重此點，能說他錯嗎？

四、有人說自漢武帝以來，歷代君主，皆以儒家作幌子，暗地裏實行高壓政策，所以儒家學問，成爲擁護專制的學問，成爲奴辱人民的學問。

誠然歷代帝王，假冒儒家招牌，實行專制，此種情形，在所不免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幾千年來，最有力的學派，不惟不受帝王的指使，而且常帶反抗的精神。儒家開創大師，如孔孟荀，都帶有很激烈的反抗精神。人人知道的，可以不必細講。東漢爲儒學最盛時代，但是後漢書黨錮傳，皆屬儒家大師。最令當時帝王頭痛。北宋二程，列在元祐黨籍。南宋朱熹，列在慶元黨籍。當時有力的人，摧殘得很利害。又如明朝王陽明，在事業上雖曾立下大功，在

學問上到處都受摧殘。由此看來，儒家哲學也可以說是伸張民權的學問，不是擁護專制的學問，是反抗壓迫的學問，不是奴辱人民的學問，所以歷代儒學大師，非惟不受君主的指使，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殘，要把賊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，那真是冤透了。

五、近人提倡科學，反對玄學，所以有科學玄學之爭。儒家本來不是玄學，誤被人認是玄學，一同排斥，這個亦攻擊，那個亦攻擊，幾于體無完膚。

玄學之應排斥與否，那是另一問題，但是因為排斥玄學，於是排斥儒家，這就未免太冤。儒家的朱陸，有無極太極之辯，誠然帶點玄學色彩，然這種學說，在儒家道術中地位極其輕微，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論點。自孔孟以至陸王，都把憑空虛構的本體論擱置一邊，那能說是玄學呢。

再說無極太極之辯，實際發生於受了佛道的影響以後，不是儒家本來面目，並且此種討論，仍由擴大人格出發，乃是方法，不是目的，與西洋之玩弄光景者不同，所以說玄學色彩最淺最淡，在世界要算中國，在中國要算儒家了。

儒家與科學，不特兩不相背，而且異常接近，因為儒家以人作本位，以自己環境作出發點，比較近於科學精神，至少可以說不違反科學精神，所以我們儘管在儒家哲學上，力下工夫，仍然不算逆潮流，背時代。據以上五種理由，所以我認為研究儒家道術，在今日實為有益而且必要。

第三章 儒家哲學的研究法

哲學的研究法，大概可分三種。

一、問題的研究法。

二、時代的研究法。

三、宗派的研究法。

無論研究東方哲學，或研究西方哲學，這三種方法，皆可適用。各有長處，亦各有短處。儒家哲學的研究，當然亦離不了這三種方法。現在先把每一種方法的長處及其短處，先說明一下。

一、問題的研究法。所謂問題的研究法，就是把哲學中的主要問題，全提出來，每一個問題，其內容是怎樣，從古到今，各家的主張是怎樣，譬如儒家哲學的問題，就是性善性惡論，知行分合論……等等。

有許多問題，前代沒有，後代才發生的，有許多問題，前代很重視，後代看得很輕了，又有許多問題，自發生後幾千年，始終繼續不斷，無論那家，無論東西，都有這種問題，把所有這種問題，分爲若干章，將先後學的主張，總括起來，加以研究。

譬如性善性惡問題，秦以前，孔子、孟子、荀卿，如何主張，到了漢朝，董仲舒、王充，又如何主張，唐以後，韓愈、李翱，如何主張，宋明程朱、陸王，如何主張，直到滿清顏習齋、戴東原，又如何主張，把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議論，全都搜集在一塊，然後細細研究，考察各家的異同得失。

這種方法的長處，是對於一個問題，自始至終，有系統的觀念，得徹底的了解，從前各家主張的內容若何，現在研究到什麼程度，都很明瞭，不至茫無頭緒，亦不至漫無歸宿，這是他的優點。

這種方法的短處，是對於各個學者，全部學說，不能普遍周衍。凡在哲學上大問題，作有力的解答的人，都是有名學者。但這些學者，不單解答一個問題，旁的方面尚多，而且要了解一個問題，不能不注意其他方面，因為彼此兩方，往往有連帶關係。

譬如性善論，是孟子主張的，性惡論，是荀子主張的。他們學問的全部系統，與性善性惡，都有關係。孟子為什麼要主張性善，荀子為什麼要主張性惡，牽連很多，因為性善惡的問題，牽到許多問題，不單是牽到許多問題，而且引動全部學說。

要是問題簡單，比較尚還容易，問題稍為複雜，那就異常紛亂。單講本問題，則容易把旁的部分拋棄，不能得一家學說的真相。旁的部分都講，則頭緒未免紛繁，很難捉住要點。

二、時代的研究法。所謂時代的研究法，專看各代學說的形成、發展、變遷及其流別，把幾千年的歷史，劃分為若干時代，在每時代中，求其特色，求其代表，求其與旁的所發生的交涉。

譬如講儒家哲學，大概分為孔子一個時代，自春秋到秦，七十子及七十子後學者一併包括在內。兩漢為一個時代，自西漢初至東漢末，把董仲舒劉向馬融鄭玄等一併包括在內。魏晉到唐為一個時代，何晏王弼到韓愈李翱都包括在內。宋元明為一個時代，自宋初至明末，把周程朱張及陸九淵王陽明等一併包括在內。清代為一個時代，自晚明至民國，把顧炎武黃梨洲顏習齋戴東原等一併包括在內。

這種方法，其長處在於把全部學術，幾千年的狀況，看得很清楚。一時代的特色，說得很明白，各家的學說，懂得很完全，同源異流，同流交感，我們都把他研究得異常仔細，譬如春秋時代，不單講儒家，還要講道家墨家，又如

孟子荀子，不單看他們的性善惡論，還要看他們旁的方面。其主張若何，所以學問的變遷，或者進化，或者腐敗，都可以看得清楚。

這種方法，其短處在全以時代區分。所有各家關於幾個重要問題的答案，截爲數段。譬如討論性善惡的問題，最早是孟子荀卿，一個主張性善，一個主張性惡。過了百多年，到董仲舒王充，主張性有善有惡。又過千多年，才到程朱，又分爲天地之性，氣質之性二種。又許多年，才到顏習齋、戴東原，又主張祇有氣質之性，性卽是欲，不可強分爲二。

關於這些問題的主張和答案，看得斷斷續續，不很痛快。哲學不外幾個重要問題，一個問題都弄不清楚，也就失却哲學的要義了。而且一個問題，要說幾次，譬如論性，講究孟荀，又講程朱，講完程朱，又講顏戴，說後來的主張時，不能不把前人的主張重述一次，也覺令人討厭。

三、宗派的研究法。所謂宗派的研究法，就是在時代之中，稍爲劃分清楚一點，與前面兩法，又自不同。如講儒家宗派，西漢經學，有所謂今文古文之分。今文學派，內容怎樣，西漢如何興盛，東漢如何衰歇，清代又如何復興。古文學派，內容怎樣，南北朝如何分別，後來如何爭辯，清代以後，如何消滅，要把兩派的淵源流別，追尋出來。又如程朱陸王，本來同出二程，然自南宋時，已分兩派，彼此相持不下。朱子以後，元朝吳草廬，明朝顧涇陽、高宗憲，都屬此派。清代許多假道學家，亦屬此派，就是戴東原，雖講漢學，然仍出自程朱。陸子以後，明朝陳白沙、王陽明，都屬此派。清初黃梨洲、李穆堂，亦屬此派。

一個學派，往往歷時很久，一綫相承，連綿不絕。有許多古代學派，追尋究竟，直影響到後來，有許多後代學派，詳

微本原。早伏根於往古。卽如程朱陸王。是後代的學派。但往上推去。乃導源於孟荀。程朱學派出於荀子。清代考據學派。又出自程朱。陸王學派出於孟子。近人以佛學融通儒學。則又出自陸王。

這種方法。其長處在於把各派的起原變遷流別。上下千古。一綫相承。說得極其清楚。這派與那派。有何不同之處。兩派交互間。又有什麼影響。也說得很明白。我們研究一種學說。要整個的完全的了解。當然走這條路最好。這種方法。其短處在於不能得時代的背景。和問題的真相。第一第二兩種研究法的優點完全喪失無遺。一個時代的這一派。我們雖然知道。但這派以外的學說。我們就很茫然。一個問題的這種主張。我們雖然清楚。但這種主張以外的議論。我們也許就模糊了。

上面所說三種研究方法。各有長處。亦各有短處。我們從事研究哲學的人。三法都可適用。諸君要研究儒家哲學。可以分開來作。有幾個作時代的研究。有幾個作完派的研究。有幾個作問題的研究。各走各的路。不特不是相反。而且是以相成。

此部講義。不能三種並用。三種之中。比較起來。用時代的研究法。稍爲便捷一點。因爲時代的研究法。最能令人得到概念。所以本講義以時代的研究法爲主。至於問題的研究法。宗派的研究法。在一時代之中。努力加以說明。例如一個問題。在這個時代。討論得最熱鬧。本時代中。特別講得詳些。以前以後稍略。一個宗派。發生於這個時代。本時代中。特別講得細些。價值流別。連類附及。

此次講演。大概情形如此。我的講演。因爲時間的關係。說得很簡單。不過略示模範而已。諸君能够依照所說。分工作去。一定比我的。還要詳細。還要精密得多。

附帶要說的，有兩件事情，應當特別注意，就是大學者以外，一時代之政治社會狀況，與儒家以外所有各家的
重要思想。

一、大學者外，一時代之政治社會狀況。儒家道術（哲學二字我實在不愛用）在中國歷史上，因緣太久，關係太深，國民心理的大部分，都受此派影響，因此我們將來研究，與研究一般西洋哲學不同。所謂西洋哲學，那才真是貴族的，少數人愛智娛樂的工具，研究宇宙來源，上帝存否，惟有少數貴族，才能領悟得到，晚近雖力求普遍，漸變平常，但是終未做到。儒家道術，因為籠罩力大，一般民衆的心理風俗習慣，無不受其影響，所以研究儒家道術，不單看大學者的著述，及其理論，並且要看政治上社會上，所受他的影響。儒家道術，不獨講正心修身，還要講治國平天下，所以二千年來政治，好的壞的方面，儒家道術，至少要佔一半。我們研究儒家道術時，一面看他所與政治社會的影響，一面看政治社會，所與他的反響，這種地方，一點不能放過，應當常常注意。

還有一層，就是一般風俗習慣，亦與儒家道術，關係很深，儒家雖非宗教，但是講道德，講實踐的時候很多，並且所講道德實踐，與宗教家不同，偏於倫常方面，說明人與人相處之道，一般人的行動，受其影響極大，所以研究儒家道術，可以看出風俗的污隆高下，如顧亭林日知錄所講歷代風俗那幾條，說得很透徹，東漢風俗最好，因為完全受儒家道術的支配，兩晉風俗最壞，因為受儒家以外其他學說的影響，一面研究儒家道術，一面看國民心理的趨向，社會風俗的變遷，這一點也應當常常注意。

二、儒家以外，所有各家重要思想。大凡一種學說，不能不受旁種學說的影響，影響的結果，當然發生變化，無

論或變好，或變壞。總而言之，因為有旁的學說發生，或衝突，或調和，把本來面目改了，世界上無論那家學說，都不能逃此公例。

儒家道術，在中國實佔在主人翁的地位，勢力最強，無論那家，都比不上。自孔子起到現在，一綫相承，始終沒有斷絕過。研究中國思想，可以儒家道術，作為主人翁，但是因為客來得很多，常常影響到主人，所以主人翁的態度，亦隨時變遷。

最重要的客人，有下列幾個。

在先秦時代，有司馬談所謂六家，劉歆班固所謂九流，六家九流，大概皆出自孔子以後，而勢力最大，幾與儒家對抗的要算道家墨家，以後才發生法家陰陽家農家……等。這幾家都是對於儒家不滿，從新另立門戶，最盛的與儒家立於對等地位，甚至於比儒家的勢力，還要大些，不過為時很暫，能够繼續不斷，永遠作社會思想中心的，還是儒家，因為有這幾家的關係，無論他們持贊成的論調，或反對的論調，儒家本身，不能不起一種變化。孟荀是儒家大師，但兩人都受道墨兩家的影響。

漢初道家極盛，魏晉後更由九流之一，一變而為道教，道教的發生，亦受儒家很大的影響，由東漢末至隋唐，佛教從西方輸入，因為佛教是一個有組織，有信條，有團體的學派，勢力很大，根基亦很鞏固，自從他輸入以後，儒家自家，就起很大的變化了。

近世晚明時代，基督教從歐洲傳到中國，攜帶所謂西方哲學，及幼稚的科學，在當時雖未大昌，然實與儒家哲學，以極大的刺激，降至最近百餘年間，西方的自然科學，大大發達，在中國方面，科學雖屬幼稚，而輸入的亦很